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

### 第四回 頭角崢嶸小叫天出世 衣冠傾倒大老闆登場

卻說那人把騎驢人按倒在地，跨在他身上，舉拳便打，口中直嚷道：「肅六，你冤得我好苦！」騎驢人道：「我是唱戲的趕三兒，不是肅六。」那人道：「我認得你是肅六，今天打死你這奸賊，替老師報仇！」說時拳如雨下。趕三兒只把兩隻手護著腦袋，掙扎不得。正在危急，霍的旋風似的跳過一個人來，走到那打人的身邊，只輕輕的一掌，那人便從趕三身上跌將下來。這個躡進一步去，正要動手，只聽趕三說道：「打不得，打不得！他是孟傳金孟都老爺。」那人趕緊縮手。這時節，孟府的家人趕到，說道：「二位不要給家老爺一般見識。他是因錯參柏中堂急瘋了。」趕三也道：「咱們走吧！」牽了驢兒，同那人一起往東而行。孟家主僕也自去了。早先有許多人圍著看熱鬧，見那人身軀偉壯，英氣逼人。穿的是平民服色，眉宇的神情卻象是梨園中人。不免大家交頭接耳，互相議論，追問他的出身來歷。看官們看到此處，也少不得要向作者盤問。不用慌，等我慢慢的講來。

且說這人喚作姚四，乃湖北黃陂人氏，是戲班中一個文武老生。他的文戲雖不過是假玩藝兒，他的武技卻有些真傳。因他七八歲的時節，在著名大俠艾春和家中學過拳棒，不比別人只會後台的把子。十一歲上人班學戲，唱了一二十年，在湖北地方頗有聲名。生平好看《水滸》，最推重魯達、武松的為人，喜歡管那不相干的閒事。那時德安府有些財主起了一個桂林班，姚四也在其中。這桂林班一來角色齊整，二來行頭新鮮，湖北各府有了大典，不怕路隔千里，都來寫他們的戲。這些年荊州有了兵事，幸得一位吳都司把賊殺退。眾人贊美他的功績，他道：「這勝仗不是我打的。」眾人道：「明明是都司奮勇當先，怎麼忽然謙遜起來。」吳都司道：「列位不知，我那日清清楚楚看見關夫子把我拍了一掌，上起陣來，借了他老人家的神力，所以才能殺賊立功。這勝仗實在是關夫子打的，我不過替神聖官勞罷了。」眾人道：「不錯，那一日關帝廟的大刀果然往下滴血。神功浩大，不可不報。」因此大家湊了錢，到德安約桂林班全部去唱關廟神戲。誰知戲班將將約來，忽朝廷下詔，關聖帝君列入中祀，不許人民在廟庭演戲做會。眾人沒法，把戲移到城隍廟演唱三日。唱過兩日，第三日早間，姚四起來，獨自一人到城外閒步。走到一座小小茶肆門前，向內張時，已有本班一個人在那裡吃茶。

這人是江夏人氏，叫作譚志道，唱戲的名字叫作「叫天兒」，是個老旦角色。姚四跨了進去，同他坐在一處。叫天道：「你怎的今日起的比我遲了？」姚四道：「昨日那出《打洞》派的太靠後了，夜來又睡不著，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，所以起的遲。」二人正說話呢，只聽得茶博士嘟嘟念念道：「是太歲來了！」二人舉目一看，只見外面一人走來，面目兇惡，衣服古怪，敞著大襟，胸前露出一叢護心毛；往對面一張桌子上坐了，不住的大呼小叫。茶博士戰戰兢兢，小心服侍。姚四悄悄對叫天說：「我在荊湖一帶走老了，此人卻不認識。他這奸惡樣子，若弄到班裡去，倒可以派個淨角。」叫天瞟了那人一眼，微笑不答。那人見此情景，知道姚四等人在議論他，拍桌嚷道：「鬼鬼祟祟的說些什麼？咱老子走慣江湖，向來不怕人說的。」姚四道：「我們說話，與你什麼相干！」那人聞言，五官亂動，便要來抓姚四。姚四也攘臂相迎。茶博士和叫天死命的勸住。姚四和那人氣忿忿的坐在那裡，怒目相視。叫天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們走吧！」姚四道：「我若走了，他必笑我懼怯。」那人聽姚四這等說，便也坐著不肯動身。不多時，從外面走進個小孩來，提著一籃燒餅，高聲叫賣。那人即將他喚至身邊問道：「你這燒餅是給人吃的嗎？」孩子道：「是！」那人將籃子接過，放在桌上拿起燒餅就吃，一口氣吃了七八個方才住口。孩子道：「你再吃不吃了？」那人道：「不吃啦，你走吧！」孩子道：「你給錢哇！」那人瞪了一瞪眼睛，說道：「錢，我早給你咧！」孩子道：「沒有。我簸籬裡一共四十個燒餅，先賣去二十個，收了二十文錢。不信，你把簸籬裡的錢數一數。」一言方畢，只聽「叭」的一聲，孩子臉上早著了一個嘴巴，那人罵道：「你這個小王八蛋敢罵人！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！」孩子一手捧著臉，哭著說道：「你不給我錢，還要打我。你不知我是新學徒的，若沒有錢，回去師傅定要打我。說我把燒餅偷吃了。先生，你可憐可憐我這苦孩子吧！」那人聽了越發動怒，冷笑道：「你好不知趣。再不走，我打死你這小雜種！」

這時節，姚四看得早就不耐煩了，便往這邊走來。叫天攔擋不住。姚四走至那人面前，說道：「朋友，你白吃了燒餅，還要欺侮他小孩子，到底講理不講理哇？」那人道：「老子是有名的小太歲，向來慣吃白食，你管不著！」姚四道：「今天我管定啦！你若不服，我們到外面去較量較量！」小太歲道：「好，好，你真是太歲頭上動土！」一個箭步，早躡到茶館外面。姚四豈肯放鬆，腳尖兒略略使勁，身子好像燕子掠水一般，已經越在那人前面。茶伙急得直嚷道：「客人惹他不得，他是鹽船幫的豪傑，不要打出禍來！」叫天也慌了，跟出去一瞧，只見二人打在一處，真個打得花團錦簇，難分難解。打夠多時，忽地姚四回身便跑，小太歲哈哈大笑。那姚四跑不數步，彷彿絆了一下，俯伏在地，小太歲直撲上去。姚四把左腿向他面上虛晃一晃，跟著一個鯉魚翻身，全身力量都用在一條右腿上，往小太歲便踢。小太歲閃不及，正中心窩，「哎呀」一聲，跌出一丈來遠，口中鮮血直冒，眼見得小太歲歸位去了。

姚四這一腿，叫作子母鴛鴦連環腿，專能敗中取勝。這次，除去了地方上一個惡霸。姚四起來看著小太歲屍首，笑道：「這廝的護心毛原來毫無用處，倒添了個窟窿。」茶博士道：「怎麼好，怎麼好，出了人命了！」姚四道：「不妨，我就要投案去打官司！」說著拔步要走，叫天把他拖住道：「不用忙，我還有個見識。」回頭看看茶博士又道：「人不曾死在你的茶館裡，你還不裝沒事人去，難道要嘗衙門的滋味嗎？」茶博士猛的醒悟，轉身走了。叫天又發遣了那個小孩，把姚四拉出一里多路，低聲說道：「天幸今日茶館無人，你不快快逃走，等待何時？」姚四道：「我是好漢，打死了人，一世也不走！」叫天道：「你太迂了！難道這樣人，你還想替他償命不成！你，老哥是熟讀《水滸傳》的，那梁山上一百單八個好漢，倒有好幾個打死人逃走的，你怎不學他？」說到此處，從袖中摸出幾百錢遞給姚四道：「小弟幫你幾個路費。」姚四長歎一聲，道聲「多謝」，遂與叫天分了手，逃出荊州。

姚四暗想，湖南唱戲之風最盛，不如到那裡躲一躲。即取路往湖南省城而來。一路上遇著城鎮熱鬧所在，便賣把式作為路費。不一日渡過洞庭，到了長沙。去尋同業人時，誰知一個也尋不著。問起居民，方知前任撫軍翟公因招優演戲，吃御史參了；後任毛公，出示禁止優伶，因此唱戲的全都溜了。姚四無奈，只得離了湖南，奔往安徽。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入了皖境。偏遇那裡兵事緊急，唱戲的也沒甚買賣。

姚四一路上聽得人言，安徽潛山縣有個名伶程長庚，待同業極有義氣，便一直前去尋他。走至門首，只見一座小小門樓，門框上釘著一塊黑底金字的小木牌，寫著「四箴堂程」四個字。姚四拍動門環，內裡有人走出來，問是作什麼的，姚四道：「我是戲班裡的人，來拜訪這裡老闆。」那人道：「老闆又往北京去了，不在家中。」姚四聽說，只得同他道個歉，走離此地。正在無精打采之際，忽然背後有人叫聲：「姚四哥！」姚四回頭看時，卻是從前桂林班唱十雜花面的夏大發。姚四不覺笑逐顏開道：「兄弟，不想此處與你相會，真是他鄉遇故知了！只是我聞你久已改了行，今日緣何在此？」夏大發道：「我的事說來話長。你且到我住的那廟裡去，我慢慢的同你講。」姚四即同大發走入那廟，抬頭一看，供的是泗州大聖。姚四叩了頭，到大發住的房內坐下。大發道：「我們德安府被毛子破了兩次，城內的財東跑的精光；桂林班已經散了。好在我早看出這碗飯不是人吃的，改了保鏢為業。這戲班成敗，已是與我無乾了。」姚四道：「保鏢是要有師傅的，你一個梨園，怎能搭起跳板？」大發道：「保鏢雖要師傅，但真有本領的也可以不拘資格。」姚四笑道：「我與你作了多年弟兄，並不曾見你有什麼本領。」大發道：「真人不露相。大凡開口誇張之人，都是沒用的。你道不知我的本領，豈知這便是我真正的本領。我幼年曾拜陳伯韜為師，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，只怕南北各路的鏢師傅，沒有幾個人能及得我。」姚四道：「陳伯韜好像是孝感人，他是艾春和老師的受業老師。江湖上綽號鴻鈞老祖，是湖廣第一條好漢，沒了有幾十年了，你如何趕得上他？你這話便有些欺人。」大發道：「不然。陳伯韜是德安陳碩臣老爺的兒子，新舉人

陳四先生的胞弟，你如何曉得？」姚四聽了，笑了一笑，不再言語。大發道：「我保了一年多的鏢，生意倒也興旺。如今程長庚老闊二次入京，自己先走了，留我在後看押行李，明日就起身北上。四哥，你是怎生到的此處？」姚四道：「我因生意不佳，聞得程長庚待人極有義氣，特來尋他。不料如此緣慳，幸虧這安徽的米喜子和我認識。前年聞他因老母死了，回了老家，不在北京，我還要到太湖去找他呢！」大發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，米喜子已是死了，梨園人因他一生正直，都供他為神。連北京司坊裡，也有幾家有他的香火。我聽得程老闊說，他本來多病，戲園子派了他的戲十天總有九天是票友姓丁的替他唱。現在京裡老生，要數咱們同鄉羅田餘三勝和程老闊出名。還有個張二奎，一嘴京字，只有一條大喉嚨，也吃飽飯。依我看四哥的戲料實在不弱，何妨也進京去，撞個機會。」姚四道：「京師路遠，我哪有這些盤纏！」大發道：「四哥就跟我同行，一來省了多少盤費，二來憑了夏某跨下馬手中刀，一路之上不怕有強盜，也保得你平穩無事。」姚四道：「我不同你客氣。你既願同我走路，我同你搭伴就是。」大發道：「好啊，這才象自家兄弟。」姚四道：「但有一件，你以後不可再說大話。江湖上好漢甚多，惹出禍來不是耍的！」大發聞言，暴跳如雷道：「你休長他人志氣，任憑那些毛賊千軍萬馬，也不在夏某心上。」正談得高興，忽見兩個僧人立在窗外，笑了一聲走了。姚四道：「果然弄出事來了。兩個和尚這聲笑，只怕要大費一番氣力。」大發道：「偏你這宗無用之人，偏要假充在行，這和尚偶然發笑，有什麼厲害！」姚四也不回答，當夜就在廟中住了。

次日回到程家，行李車輛已經齊備。姚四看了一看，道：「兄弟，你怎的不點信香？」大發道：「我說你不在行，果是不在行。幾時見鏢車上用什麼信香？」姚四道：「你是哪一家鏢行的人？」大發道：「是我陳伯韜老師的門下弟子，憑著師傅本領，替人家護鏢，並不是鏢行的伙計。」姚四道：「卻又來！你既是陳門弟子，怎的點香都不懂得？當初伯韜老師打遍綠林，留下七支信香，逢是他的弟子，都照樣點在車上，江湖豪傑，自然躲避。你快取香來，我替你點。」大發即討得香來，遞與姚四。姚四把香按著式樣插好，催動車子趕路。

出城走了幾十里地，忽然草地裡竄出兩個人來，說道：「留下車輛，放爾等過去！」姚四停睛一瞧，正是昨天在廟裡的兩個和尚，手提撲刀，擋住車路。姚四轉向大發道：「如何？果不出我所料。」大發早驚得抖衣而顫，口中不住念佛。姚四取口腰刀懸了，迎上去也不搭話，將腰刀背在身後，刀柄朝著天，用左手按住刀鞘，飛起右腳，只一脚踢在鞘上，那口刀便從鞘中躍出，姚四的右手接個正著。那兩個和尚都吃一驚。一個道：「我去年看過一出《斬黃袍》的戲，那高懷德拔寶劍殺韓龍，正是這個身段。我還贊他有真本領，怎麼這人也是這一套！」一個道：「你看車子上點著信香，這人定是陳艾兩家的門人，你我不可惹他。」一個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」當下二僧回身便走。姚四也不追趕，保著車輛並那夏大發的正身，順著大路前進。大發把姚四奉如神明，再不敢同他駁辯，一路上或行或止，都聽姚四指揮。

不一日，到了京城，大發要姚四一同去見程長庚。姚四道：「不必，你先押著車子去，交納公事，我還有些瑣務呢！」大發只得依他，押著車兒自去。姚四正要尋去尋酒店，忽見路旁有一家主人送客，奴僕高叫：「餘老爺的車在哪裡？」姚四料是官員彼此拜會，不去理他。只是看那客人衣服輝煌，好生面善。那客人坐在車上，也不住的把姚四上下打量。那車走不幾步，忽的停住，車上人跳下來，走至姚四面前，問道：「足下莫非是姚四先生嗎？」姚四定睛細認，叫聲「哎呀」，原來這人，正是羅田餘三勝。三勝便與姚四同坐了車，回到家中，在客堂中坐定。

三勝道：「四哥，你我本是同鄉，昔年常在一處，雖是多年分手，交情卻是不能因此而疏。你是幾時到的京師？」姚四道：「我是剛才到京，還不曾尋著客店呢！我因在家鄉犯一點小口舌，跑到安徽，同著夏大發護著程長庚的行李車到的京。」三勝笑道：「大發唱戲倒有本領，沒來由保的什麼鏢！去年給我護了一次車子，自不小心，說大話，惹出強盜來，痛打一頓。雖留了性命，我的東西一件不存。怎的程玉山要上他這宗當？現在戲班正少人，四哥來了，總得幫我幾天忙。」姚四應了。又坐了半響，別過三勝，仍去找店。

找了幾家都是滿的，又找到趙錐子衚衕一個小店，將要進去，忽見那店門首有兩個小孩在那裡翻門。內中一個見了姚四，忽然跑到面前叫聲「爸爸」。姚四吃了一驚，定睛一看，不覺「哎呀」一聲道：「你是山兒，怎的到此？」話還未了，店中走出個人來，正是譚叫天。姚四摸不著頭腦。叫天把他讓進店去，在一間小屋中坐了。叫天的老婆早同姚四的老婆，迎將出來。姚四越發如做夢一般，拉著叫天盤問。叫天道：「自四哥走後，本地遭了水災，同鄉到京的很多。我同四嫂姪兒結伴來的。到京才三日。四哥從何而來？」姚四道：「我是同夏大發剛從安徽到此，正沒店住呢，不想她母子倒給我占了窩了。感謝兄弟，患難中提攜我一家，真不愧是個朋友！」叫天把他小孩呼來，叫他叩拜姚四。姚四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叫天道：「這是我的兒子，叫作望重兒，今年十歲了。」姚四看那孩子，骨格甚小，似個猿猴一般，兩目有光，聲音清亮。點頭歎道：「好孩子，好孩子！你父親是老叫天，你就是小叫天了。將來強宗勝祖，只怕比我們這些人就要高出百倍！」望重兒看著姚四隻是笑，姚四打量了他半響，覺得比自己那個兒子齊山聰秀多了。

當夜住在店中。過了幾日，姚四由三勝拉入春台部；叫天由夏大發引進程長庚，搭入三慶部。那時京中的亂彈和徽漢不甚分家，所以外來角色一入京師，便可搭班。

且說這程大老闆，單名一個椿字，號長庚，字玉山，乃安徽潛山縣人也。家世務農，也曾出過幾個唸書人，不然如何曉得程夫子的四箴，竟會用它作堂名兒呢？長庚幼年多病，父母把他舍在廟裡作了道士。十歲上病體痊癒，還俗歸家。父母相繼死了，家裡實在精窮，長庚沒法只得入了戲班，學了梨園營生。他那左鄰右舍的人都道「娼優隸卒是最賤的」，便不和他往來。連他同族姓程的也不理他。長庚置之度外，只專心學戲。不數年，學得技藝精通。二十左右，即成了徽上名優。論他那相貌，長面高顴，劍眉鳳目，身材偉大，舉止端嚴，絕好一個正生的妝樣。論他那聲音，穿雲裂帛，低亢隨心，一曲清歌足可繞樑三日；雄渾之氣，如讀漢魏古文一般，絕好一條正生喉嚨。更兼生性好義，待同業極厚，不似旁人只曉得自家弄錢。那時自米喜子以後，京中極重徽伶，便到安徽把程長庚約入京師。長庚原是真有本領，京師又多有善於聽戲的座客，長庚登台未久，遂即名震都下。

其時，餘三勝領的是春台班，長庚領的是三慶班。兩個各無低昂，如同泰華對峙一般。長庚性氣剛正，後台裡歹人極多，說話行事不免犯著他們忌諱，便有人首告長庚吸食鴉片。那個當兒，煙禁極嚴，便把長庚捉將宮裡去，險些問了死罪。幸虧大學士穆彰阿，素來愛聽長庚的戲，向刑名官兒疏通了幾句，才得無事。長庚經了這場風波，說京中戲飯難吃，仍舊回了安徽。

長庚走後，那三慶班真如劉玄德沒了諸葛孔明一般，少了擎天玉柱，座兒日見稀少。班中人無法，只得命管事人趙德祿復往安徽省，搬請長庚。德祿見著長庚，再三懇請，長庚方應了北來，長庚未動身的前三日，夏大發走來告幫，長庚講到進京之事，大發踴躍討差，要給他護鏢。長庚便同趙德祿先行，留下大發護著笨重貨物在後，都是些不甚值錢的盆罐被褥之類。德祿私對長庚道：「夏大發滿口混吹，沒有多大本事，不必叫他護鏢。」長庚道：「他究竟是個苦同行，現在沒處唱戲，落得保這一路不上檯面的私鏢。我是看在祖師爺的份上，不能不稍加攜帶。好在托給他的，盡是些不值錢的東西，就丟了也是有限的事。」德祿聽了，十分佩服長庚義氣。

長庚到京數日，大發也至。倒虧他良心不昧，把姚四這節說了，長庚自去致謝，因而見著叫天。回來，夏大發極薦這兩個唱戲的能耐。長庚同德祿商量，德祿說：「本班武老生現有殷德瑞殷先生，不算缺乏，我們延聘譚老旦吧！」長庚點頭道：「這話有理。凡我們梨園，不論大小角色，只要是同這一門，便生妒忌。將來弄得殷先生和姚四鬧起戲醋來，反不是愛人之道。況且姚四已經對我說過，三勝要拉他進春台呢！我們不犯搶他的人；就聘譚老旦吧！」於是，姚譚二人便分入了這兩個班。他們在粉房琉璃街找了一所小房子，兩家住在一處，彼此也好有個照應。姚四到館子裡去唱戲，時常從虎坊橋經過，所以無意中倒救了趕三兒。此是前話不提。

再說程長庚二次進京，歇了數日，要登台演戲。恰好是廣德樓的轉兒，趙德祿便給他定三日的戲碼。第一日《樊城長亭》，第

二日《昭關》，第三日《魚腸劍》。那《昭關》的東皋公派的是許八十，德祿來向長庚說知。長庚沉吟一會道：「你把他改個皇甫訥，於我這齣戲生色不少。」德祿想了一想，恍然大悟道：「不錯，老闆這個調度，真是乾這個的就結了。」

這日，《昭關》快要登場，許八十正想去扮東皋公，德祿把他拉住道：「許爺，你同崇天雲對調過來，不用扮這一個了。」八十莫名其妙，管事人的分派誰敢有違！只得扮了皇甫訥。比及出台，園中便有彩聲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這許八十也生得長面高顴，兩道劍眉，與長庚一般面貌，只差眼睛小些，嗓音細些，身軀短些。恰好一個伍子胥，一個皇甫訥，演到東皋公對伍員說「皇甫訥與將軍面貌相似」的一句話，前台益發彩聲如雷。最後演到「過關」，關吏問東皋公「此人怎見得不是伍員」，東皋公說「伍員目光如電，此人眼小無神；伍員聲若洪鐘，此人音細如蠅」時，台下又齊聲喝采，比前更加熱鬧。看官，天生異人，必給他一個出奇輔佐。這許八十分明是專捧長庚的。從此，程長庚聲譽益隆，遂掌北京戲劇界三十年的壇坫，非偶然也。